

# 尺规作图的代数解析

Aug 2025

古希腊数学家在欧几里得几何学的框架下，提出了仅用**无刻度直尺**和**圆规**进行几何作图的一系列挑战。其中，三个问题因其表述简洁却又悬而未决而闻名于世，历经两千余年而无人能解：**倍立方问题**、**三等分任意角问题**以及**化圆为方问题**。与这些问题并列的，还有对任意**正多边形作图**可能性的探寻。这些古典问题构成了数学史上最持久的谜题之一，吸引了无数数学家和爱好者的尝试。

然而，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并非源于更精妙的几何技巧，而是来自于 Galois 理论对其进行了透彻的代数解析。这与方程的根式可解问题一样，成为了 Galois 理论最具代表性的应用。

## 1 可作图数的域结构

本节的任务是使用代数语言对可作图数进行刻画，这是使得尺规作图的几何问题转化为域论的代数语言。

### 1.1 几何作图的公理化

首先我们必须严格定义尺规作图的规则：

对于工具的使用有如下定义：

- 直尺**：一把没有刻度、无限长的理想化直尺，仅能用于连接两个已知点以作一条直线。
- 圆规**：一个可以张开至任意宽度且没有刻度的理想化圆规。其半径只能取自先前已作出的两点之间的距离，或一个任意的长度。

我们还有指定的作图公法：任何尺规作图过程都必须是有限步骤的，且每一步都必须是以下五种基本操作之一：

- 通过两个已知点，作一条直线。
- 以一个已知点为圆心，以两已知点间的距离为半径，作一个圆。
- 确定两条已知直线（若不平行）的交点。
- 确定一条已知直线与一个已知圆的交点（若相交）。

5. 确定两个已知圆的交点（若相交）。

一个几何对象（如点、线段长度）如果能从初始给定的两个点（通常定义了单位长度）出发，通过有限次上述基本操作得到，则称该对象是**可作图的**。

## 1.2 代数转译

为了方便分析，我们将问题置于解析几何的背景下，从两个初始点  $O(0,0)$  和  $A(1,0)$  开始，建立 Descartes 坐标系。我们现在将五条作图公法翻译为代数语言，假设我们已经作出的点的坐标都包含在一个域  $F \subseteq \mathbb{R}$  中。

- **作直线**：通过两点  $(x_1, y_1)$  和  $(x_2, y_2)$  的直线方程  $(y_2 - y_1)x - (x_2 - x_1)y + x_2y_1 - x_1y_2 = 0$ 。其中  $x_1, y_1, x_2, y_2 \in F$ 。该方程的所有解显然仍在域  $F$  中。
- **作圆**：以  $(h, k)$  为圆心 ( $h, k \in F$ )，半径  $r$  (其中  $r^2 \in F$ ) 的圆的方程为  $(x-h)^2 + (y-k)^2 = r^2$ 。
- **求交点**：
  1. 两直线相交：求解一个系数在  $F$  中的二元一次方程组，其解必然仍在  $F$  中。
  2. 直线与圆相交：求解一个系数在  $F$  中的一元二次方程和一个一元一次方程构成的方程组，其交点坐标要么数域  $F$ ，要么数域  $F$  的一个二次扩张  $F(\sqrt{\delta})$ ，其中  $\delta \in F$  且  $\delta > 0$ 。
  3. 两圆相交：求解两个二元二次方程组（实际上通过消元可以得到直线与圆相交一致的结果，其实就是圆与它们的根轴相交），其交点的坐标也与直线与圆相交一致。

这一转换揭示了一个同构关系：即 Euclid 几何中的工具限制域代数中的线性及二次方程求解能力完全对应。作图的每一步在代数上都对应着一个域扩张，且扩张的次数最多为 2。

## 1.3 可作图数的结构

于是我们可以定义可作图数的代数结构：

一个实数  $\alpha$  称为可作图数当且仅当  $(\alpha, 0)$  是一个可作图点。对于可作图数的全体有这样一个巧妙的定理：

## 可作图域

可作图数的集合，即为  $\mathcal{K}$ ，构成  $\mathbb{R}$  的一个子域。

通过具体的几何作图很容易证明可作图数的加减乘除都是可作图的。

另外至关重要的是，如果一个正的可作图数  $a$  已知，那么其平方根  $\sqrt{a}$  也是可作图的。

因此，可作图数域  $\mathcal{K}$  是包含  $\mathbb{Q}$  且在开平方根运算下封闭的最小的  $\mathbb{R}$  的子域。这种结构为我们建立了一个清晰的数系层级：有理数域  $\mathbb{Q}$  是基础，可作图数域  $\mathcal{K}$  是代数数域  $\mathbb{A}$  的一个可数无限子集，而代数数域又是实数域  $\mathbb{R}$  的子集。即  $\mathbb{Q} \subseteq \mathcal{K} \subseteq \mathbb{A} \subseteq \mathbb{R}$ 。这个层级关系直接导出一个重要推论：任何超越数（非代数数）都不可能是可作图数，这一点将在化圆为方问题的讨论中起到决定性作用。

## 1.4 域塔定理与次数条件

我们将给出判断一个数是否可作图的代数判据：

### 域塔定理

一个数  $\alpha$  是可作图的，当且仅当存在一个域塔

$$\mathbb{Q} = F_0 \subseteq F_1 \subseteq \cdots \subseteq F_n \quad (1)$$

使得  $\alpha \in F_n$ ，并且对于所有的  $i = 0, 1, \dots, n-1$  都有  $[F_{i+1}, F_i] = 2$

必要性已经在 1.2 节证明，充分性同样由 1.3 节推出。

### 次数条件

如果  $\alpha$  是一个可作图数，那么  $\alpha$  必然是  $\mathbb{Q}$  上的代数数，并且其在  $\mathbb{Q}$  上的次数（即其最小多项式的次数） $[\mathbb{Q}(\alpha) : \mathbb{Q}]$  必须是 2 的幂。

若  $\alpha$  可作图，则  $\alpha$  属于域塔顶端的  $F_n$ 。我们有域的包含关系  $\mathbb{Q} \subseteq \mathbb{Q}(\alpha) \subseteq F_n$ 。根据域扩张的次数公式（塔律）：

$$[F_n : \mathbb{Q}] = [F_n : \mathbb{Q}(\alpha)] \cdot [\mathbb{Q}(\alpha) : \mathbb{Q}] \quad (2)$$

由域塔定理, 我们知道  $[F_n : \mathbb{Q}] = [F_n : F_{n-1}] \cdots [F_1 : F_0] = 2^n$ 。因此,  $[\mathbb{Q}(\alpha) : \mathbb{Q}]$  必须是  $2^n$  的因子, 这意味着它本身也必须是 2 的幂。

## 2 三大古典难题的不可解性证明

### 2.1 倍立方问题

倍立方问题在代数上等价于“能否用尺规作出长度  $\sqrt[3]{2}$ ”。

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目前而言是十分容易证否的, 因为  $\sqrt[3]{2}$  在  $\mathbb{Q}$  上的极小多项式为  $x^3 - 2$ , 于是扩张次数  $[\mathbb{Q}(\sqrt[3]{2}) : \mathbb{Q}] = 3$ , 并非 2 的幂次, 故其不是可作图数。

因此, 用尺规作图解决倍立方问题是不可能的。

### 2.2 三等分任意角问题

作图一个角  $\theta$  等价于作出长度为  $\cos(\theta)$  的线段。三等分角问题即是: 给定一个任意角  $\alpha$  (即已知可作图长度  $\cos(\alpha)$ ), 我们能否构造出角  $\alpha/3$  (即作出长度  $\cos(\alpha/3)$ )? 我们利用三角学中的三倍角公式:  $\cos(\alpha) = 4\cos^3(\alpha/3) - 3\cos(\alpha/3)$ 。令  $y = \cos(\alpha)$  为已知量,  $x = \cos(\alpha/3)$  为待求量, 则  $x$  必须满足三次方程  $4x^3 - 3x - y = 0$ 。

我们无需证明所有角都不能三等分 (例如  $90^\circ$  角就可以三等分), 只需找到一个反例, 即可证明不存在通用的三等分角方法。一个经典的、具有决定性的反例是三等分  $60^\circ$  角。

角  $\alpha = 60^\circ$  是可作图的, 因为  $\cos 60^\circ = \frac{1}{2}$ , 是一个有理数。将其代入到三次方程中得到了  $\cos 20^\circ$  需满足的方程  $8x^3 - 6x - 1 = 0$

我们使用有理根定理容易证明多项式  $p(x) = 8x^3 - 6x - 1$  在  $\mathbb{Q}$  上不可约, 于是域扩张次数  $[\mathbb{Q}(\cos 20^\circ) : \mathbb{Q}] = 3$ , 同样不是 2 的幂次。

这表明  $60^\circ$  角无法用尺规三等分, 因此不存在通用的三等分任意角的方法。

### 2.3 化圆为方问题

给定一个半径为  $r = 1$  的圆, 其面积为  $\pi$ 。要作一个与它面积相等的正方形, 需要作出边长为  $s$  的正方形, 使得  $s^2 = \pi$ 。这等价于作出长度为  $\sqrt{\pi}$  的线段。

如果  $\sqrt{\pi}$  是可作图数，由于可作图数域  $\mathcal{K}$  对乘法封闭，那么  $(\sqrt{\pi})^2 = \pi$  也必定是可作图数。然而，之前的一个直接结果是，所有可作图数都必须是代数数。

Lindemann–Weierstrass 定理是一个深刻的超越数理论结果。其一个关键推论，由 Lindemann 首次证明，即圆周率  $\pi$  是一个超越数。

由于  $\pi$  不是代数数，它自然不可能是可作图数。因此，作出长度为  $\pi$  或  $\sqrt{\pi}$  的线段都是不可能的，从而化圆为方问题用尺规作图无法解决。

这三个经典问题的解决过程揭示了 "不可解性" 的不同层次。倍立方和三等分角问题失败的原因是代数性的：它们所要求的数虽然是代数数，但其最小多项式的次数（3 次）不符合可作图数的次数条件（2 的幂）。而化圆为方问题的失败则更为根本，它源于数  $\pi$  的超越性，这个数完全超出了代数方程所能描述的范畴。这清晰地表明，可作图数域  $\mathcal{K}$  只是代数数域  $\mathbb{A}$  中一个非常小的子集。

同样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 "不可解性" 是严格限定在尺规作图公理体系内的。如果放宽规则，例如允许使用带刻度的直尺（二刻尺），三等分角就成为可能。如果允许使用超越曲线，如阿基米德螺线，那么化圆为方也可以实现。这说明了数学中的 "不可能" 证明，通常是关于特定公理系统能力的精确陈述。

### 3 正多边形作图问题

与三大难题的“否决式”证明不同，正多边形作图问题是一个完整的分类问题。

#### 3.1 与分圆域的联系

作一个正  $n$  边形，等价于在单位圆上定出其  $n$  个顶点。这在复平面上等价于作出  $n$  次单位根，特别是需要作出一个本原  $n$  次单位根  $\zeta_n = e^{2\pi i/n} = \cos(2\pi/n) + i \sin(2\pi/n)$ 。由于可作图数域对复共轭封闭，作出  $\zeta_n$  等价于作出其实部  $\cos(2\pi/n)$  和虚部  $\sin(2\pi/n)$ 。因此，正  $n$  边形的可作图性问题，最终归结为判断复数  $\zeta_n$  是否是可作图数。

#### 3.2 分圆域的伽罗瓦理论

包含  $\mathbb{Q}$  和  $\zeta_n$  的最小域称为  $n$  次分圆域，记为  $\mathbb{Q}(\zeta_n)$ 。 $\zeta_n$  在  $\mathbb{Q}$  上的最小多项式是  $n$  次分圆多项式  $\Phi_n(x)$ 。

域扩张  $[\mathbb{Q}(\zeta_n) : \mathbb{Q}]$  的次数等于  $\Phi_n(x)$  的次数，即欧拉函数  $\phi(n)$  的值。

分圆域扩张  $\mathbb{Q}(\zeta_n)/\mathbb{Q}$  是一个伽罗瓦扩张。其伽罗瓦群  $\text{Gal}(\mathbb{Q}(\zeta_n)/\mathbb{Q})$  与模  $n$  的整数乘法群  $(\mathbb{Z}/n\mathbb{Z})^\times$  是同构的。该群的阶为  $\phi(n)$ 。群中的一个自同构  $\sigma_k$  (其中  $k \in (\mathbb{Z}/n\mathbb{Z})^\times$ ) 由它对本原根的作用定义:  $\sigma_k(\zeta_n) = \zeta_n^k$ 。

### 3.3 可作图性判据 (Gauss-Wanzen 定理)

现在, 我们可以将正多边形的可作图性与分圆域的伽罗瓦群结构联系起来。

由于作出  $\zeta_n$  意味着  $[\mathbb{Q}(\zeta_n) : \mathbb{Q}]$  必须是 2 的幂, 我们得到一个必要条件: 正  $n$  边形可作图  $\implies \phi(n) = 2^k$  对于某个整数  $k \geq 0$ 。

于是我们对  $\phi(n)$  进行算术分析:

回顾欧拉函数的计算公式: 若  $n$  的素数分解为  $n = p_1^{a_1} \cdots p_r^{a_r}$ , 则  $\phi(n) = \prod_{i=1}^r (p_i^{a_i} - p_i^{a_i-1}) = \prod_{i=1}^r p_i^{a_i-1} (p_i - 1)$ 。

为了使  $\phi(n)$  是 2 的幂, 其每一个因子  $p_i^{a_i-1} (p_i - 1)$  都必须是 2 的幂。

对于奇素数因子  $p_i$ , 这要求  $a_i - 1 = 0$  (即  $a_i = 1$ ) 并且  $p_i - 1$  是 2 的幂。一个形如  $p = 2^m + 1$  的素数, 必然要求  $m$  本身是 2 的幂, 即  $m = 2^j$ 。这种形如  $F_j = 2^{2^j} + 1$  的素数被称为 Fermat 素数。

对于素数因子  $p = 2$ , 因子  $2^{a-1}$  已经是 2 的幂。

综合起来,  $\phi(n)$  是 2 的幂的充要条件是  $n$  的形式为  $n = 2^k \cdot p_1 \cdots p_t$ , 其中  $k \geq 0$ , 且  $p_1, \dots, p_t$  是互不相同的 Fermat 素数。

#### Gauss-Wanzen 定理

一个正  $n$  边形可以用尺规作图的充要条件是,  $n$  是 2 的幂与任意多个不同费马素数的乘积。目前已知的费马素数仅有五个:

$$F_0 = 3, F_1 = 5, F_2 = 17, F_3 = 257, F_4 = 65537 \quad (3)$$

$\phi(n)$  是 2 的幂这一条件, 在伽罗瓦理论中具有深刻的结构性意义。它意味着伽罗瓦群  $\text{Gal}(\mathbb{Q}(\zeta_n)/\mathbb{Q})$  是一个 2-群 (阶为 2 的幂的群)。根据群论基本定理, 任何有限  $p$ -群都存在一个合成列, 其商群均为  $p$  阶。对于 2-群, 这意味着存在一系列子群  $G = G_0 \supset G_1 \supset \cdots \supset G_k = \{e\}$ , 使得  $[G_i : G_{i+1}] = 2$ 。根据伽罗瓦理论基本定理, 这一子群链正好对应一个域塔  $\mathbb{Q} = F_0 \subset F_1 \subset \cdots \subset F_k = \mathbb{Q}(\zeta_n)$ , 且  $[F_{i+1} : F_i] = 2$ 。这恰好就是可作图性条件。